

北京人艺
经典文库



经典
人物



于是之

CLASSIC PEOPLE

Yu-Shizhi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经典
人物

于是之

Yu Shizhi

策 划 刘章春 李鸣春
撰 文 梁秉堃
图文编辑 戈 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是之/梁秉堃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6

(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ISBN 978-7-104-02525-2

I.于… II.梁… III.于是之-传记 IV.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72062号

北京人艺经典文库·经典人物

于是之

策 划:刘章春 李鸣春

责任编辑:李鸣春

美术编辑:戈 人

责任校对:刘学青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50千

版 次:2007年6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525-2

定 价:58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话剧百年……

Dedicated To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Chinese Drama ……

序

他曾幻想成为画家，画石膏，画静物，写生风景；幻想成为专工文字声韵或是研究法语的知识分子，遂了当学者的心愿……在命运的拨弄下，他最终做了演员。

他是一个懂得孝敬母亲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演了许多戏，母亲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也更不知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成为了中国最有名的话剧演员。然而，在他看来，母亲的一生对他的演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曾说，母亲是他认识生活、认识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熟知荀子的这两句话，喜欢它所表达出的朴素真挚的思想，庆幸自己遇到那么多好的老师与好的朋友，教他知道读书的宝贵。

他是一个有理想并常怀梦想的演员。他理想着做演员这个行当，首先是对生活的态度必须严肃而不能苟且，艺术的良心要求演员对生活要有真知灼见，他说得多精彩：玩世不恭的演员，大概是连玩世不恭的角色也演不好的。

他梦想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能有一日成为真正的学者化的剧院。由于他的带动，这个剧院正在日臻完美……

今年的七月九日，是于是之八十岁的生日，谨以这本书的出版表达对他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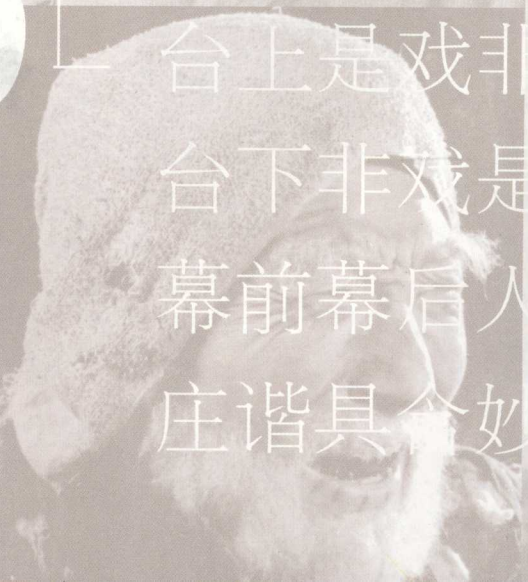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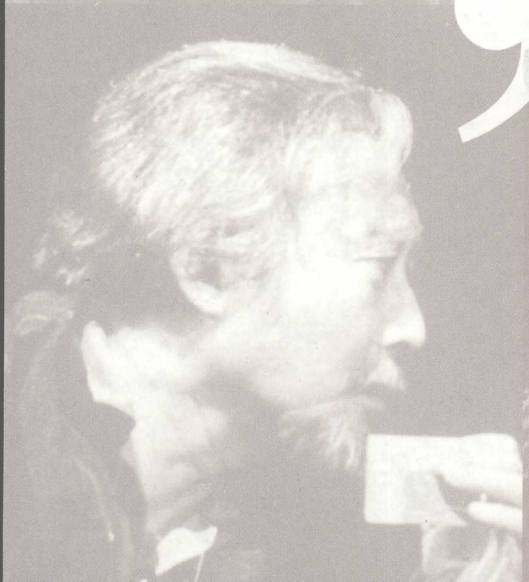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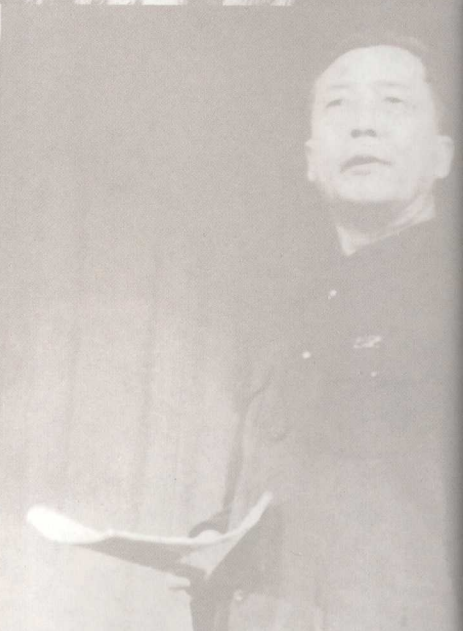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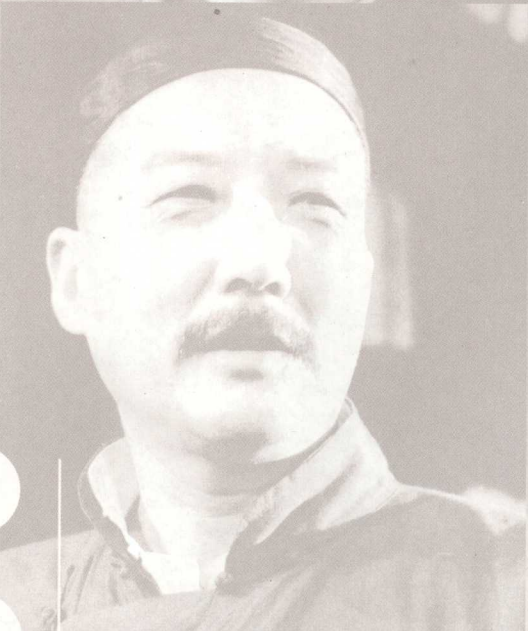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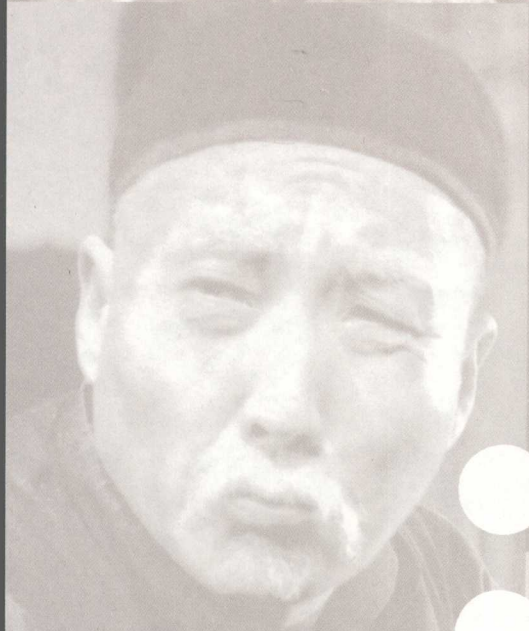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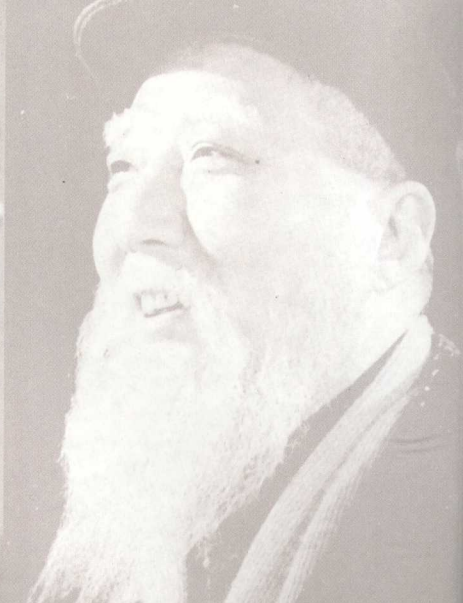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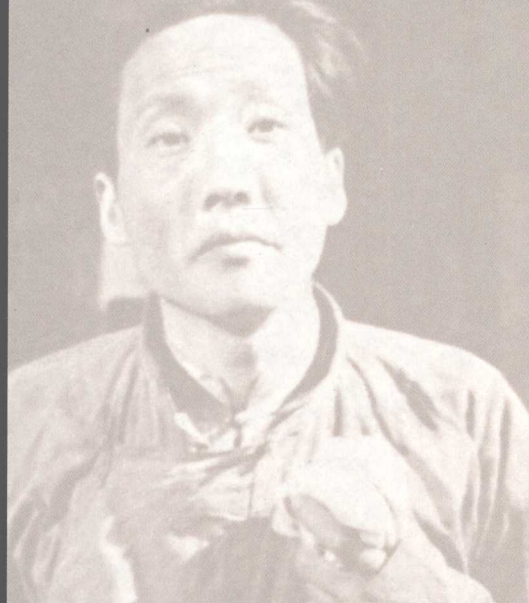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七年六月

《永远的于是之》序。	3
一 童年不是金色的。	7
二 少年之烦恼。	15
三 在正式当演员之前。	23
四 把程疯子演绝了！	37
五 演歌剧《长征》。	61
六 六年半的徘徊曲折道路。	67
七 老马带来了好运。	75
八 走进“茶馆”。	87

- 九 演“洋平民”魏勒。—— 111
- 十 并不圆满的角色画廊。—— 131
- 十一 功夫在诗外。—— 139
- 十二 绝唱。—— 167
- 十三 “生活、心象、形象”。—— 179
- 十四 老天爷不应该有的惩罚。—— 233
- 十五 “我只是普普通通的演员!”。—— 253
- 于是之年表。—— 258



于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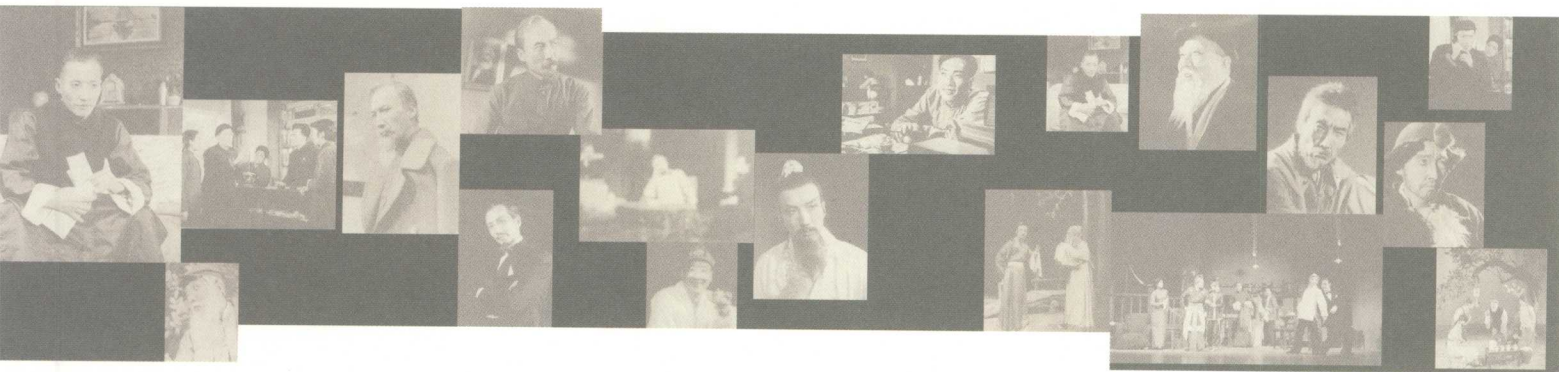
“

台上是戏非戏，
台下非戏是戏。
幕前幕后人生，
庄谐具含妙谛。

《永远的于是之》序

大师是以前无古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方法，在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不朽人物。……不能大师满街走，我不是大师，只是个普通演员，局限性很大。

——于是之



老舍题词——

“努力如是之者，
成功其庶几乎？”

这是1958年《茶馆》首演的时候，剧作者老舍看完演出以后，兴奋不已，回到家里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于是，挥毫写下了这帧条幅。值得一提的是，是之收到条幅之后，竟然一声不吭，既没有向旁人显露此事，更没有裱起来张挂在墙上，而是锁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这一放就是三十年，与他接触较多的朋友们也一无所知。这件事仿佛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是之不尚声华，质朴纯真的风格悠然可见。

曹禹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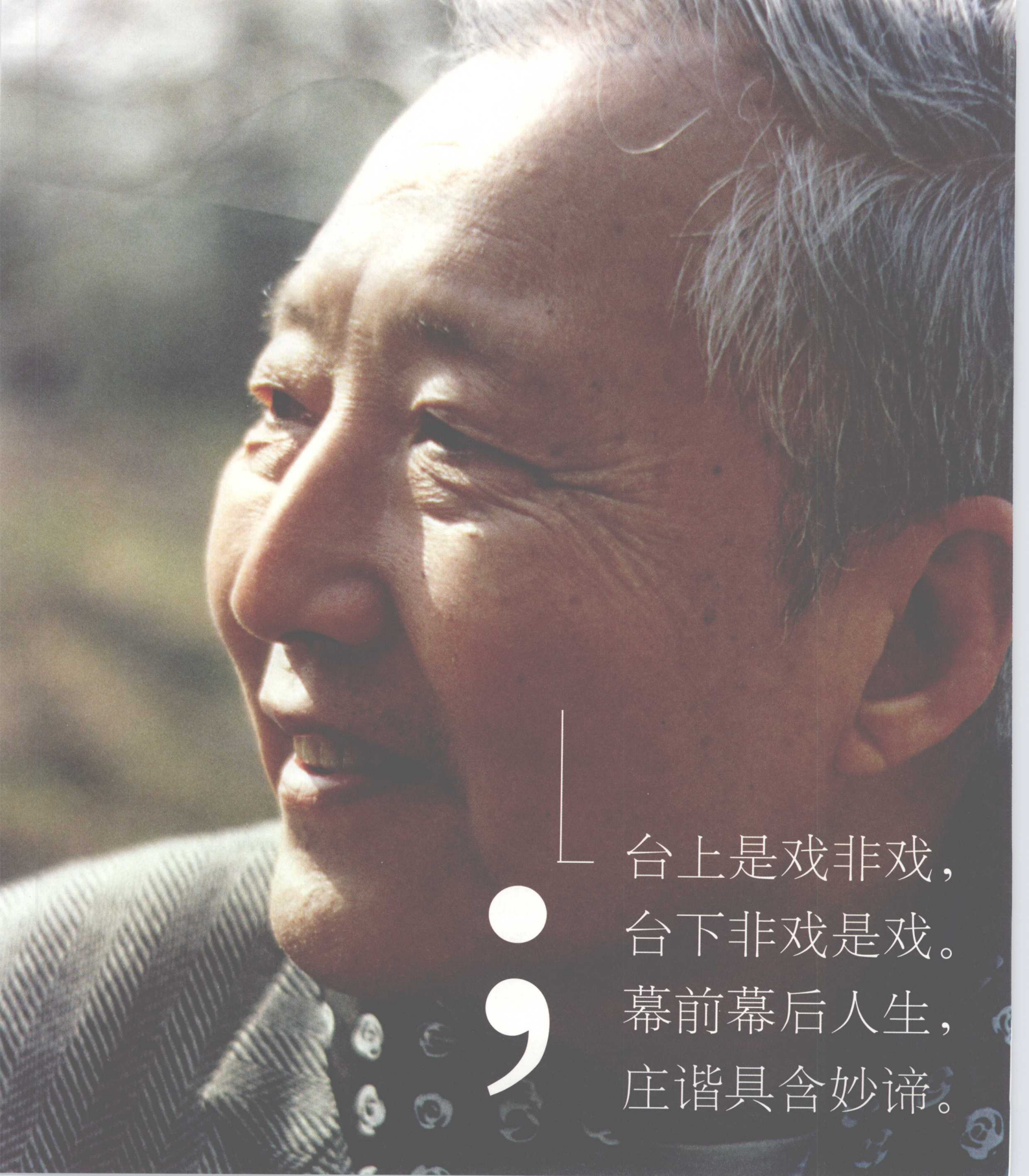
“初望殿堂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
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往复追寻渐悟妙境。
思虑通审志气和平，风规自远才见天心。
求艺无垠可胜言哉。”

这是1987年，曹禹为是之六十岁诞辰时写下的贺词。这是古代一位著名书法家的至理名言，其中不乏有对是之的肯定，鼓励，以及关怀和

是之最后的一纸书联——

这是是之应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要求所写,大约也可看作是他晚年的心声,并且曾经一度挂在书房里,自己还与之合了影,书如其人,似乎能令欣赏者浮想联翩,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李龙云老弟说得到位：“于是之是那样丰富与矛盾，于是之的性格和他的精神世界具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复杂。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替代于是之自己的内心剖白。那份剖白是那样独特，那样有价值。可惜，随着他语言与思维能力的逐渐丧失，那份剖白已经很难再出现了。”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之是读不尽，也说不清的。因而，在我们面前将出现的，是一个“永远的于是之”。



└
●
“

台上是戏非戏，
台下非戏是戏。
幕前幕后人生，
庄谐具含妙谛。



童年不是金色的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中这两句老话，虽曾被编入诗册，但我总以为它其实是古谚。比喻用得那么自然贴切，思想又表达得那么朴素而真挚，不像出自文人的手。

我不是考据家，我只是要说我衷心地喜欢这两句话，读起来总感到亲切。我庆幸自己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制度下竟遇上那么多的好的老师和好的朋友，他们为我启蒙，教我知道书这种东西的宝贵，使我没有胡乱地生长。

——于是之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我庆幸自己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制度下竟遇上那么多的好的老师和好的朋友，他们为我启蒙，教我知道书这种东西的宝贵，使我没有胡乱地生长。

是之是旧时京城的平民，也是旧时京城的贫民，这就是他人命运的、独特传奇的、不可替代的“根”之所在。

是之出生以后刚刚一百天就没有了父亲，可以说父子俩从来未谋过面。届时，父亲在张学良将军手下当兵，于作战中阵亡。这可真是够惨的！留下了孤儿寡母，长年过着“一借、二当、三押、四卖”的难熬日子。母亲的娘家姓任，她始终没有名字，十六岁嫁到于家来，按照旧时的风俗习惯，一辈子成了“于任氏”。母子俩靠什么活着呢？就靠母亲不怕熬红了眼，累肿了手，给人家做针线活儿，俗话说——“缝穷”。

是之说：“至今，我下不去手描写我随着母亲去裁缝铺‘揽活儿’的那一瞬间——我跟着母亲到裁缝铺去‘送活儿’，那活儿是给人家打疙瘩襻儿和钉在长袍上。这时母亲紧盯着掌柜的验收的脸色，掌柜的随便地点一下头，母亲立即感到松心。当掌柜的进而问她——‘你能缭边儿吗？’她就像是听到一种什么‘纶音’，连忙说——‘能，能！’我至今下不去手形容母亲当时的贪婪和卑琐，但她确实是的，为了我们一母一子的衣食，她确实是的。”^①

是之有一次对我说：“有一回，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和母亲到一亲戚家去请求周济两钱儿，可是还没等大人回话，亲戚家的孩子就竟然对着母亲开了腔——‘三妈，你们这是又来赶顿饭吃啊！’说得母亲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也说得我无地自容，一直连头都再也抬不起

①引自于是之
《祭母亲》。

来。最后，赶快匆匆地跟着母亲走掉了。”

是之还说：“还有比这更令人难堪的事，我们所住的地方，是被称为‘上边’的。有一次，母亲为探望亲戚，带我到被称为‘下边’的地方去。去前，一位本家先就嘱咐我们，‘下边’要比‘上边’干净，说那里的马路牙子都要比我们炕上干净数倍。只这‘下’比‘上’强，就已经引起我的好奇，于是就随母亲去了。到了‘下边’，果然显得整齐。进得亲戚的家门，我更肃然起来，世上竟有这样宽阔的房屋！然而，虽然刚刚懂事，我也能察觉，母亲的那位亲戚，在这样宽阔的房子里接待我们，并不自在，总有些饥饥缩缩的样子。她似乎来不及同母亲寒暄，便连推带搡把我们赶到一间极小的房子里去。仿佛我们并不是客人，倒像是到这里做贼。孩子的自尊心在‘下边’第一次受到了那么凌厉的损害，这是我永远难忘的。只记得在回来的路上，母亲告诉我，她的那位亲戚，并不是那所房子的主人，而是那里边的‘老妈子’……”^①

① ①引自于是之《天津可爱是今朝》。

说到是之的“根”，我不能不提到他那苦难深重的，与儿子相依为命的母亲。

是之每每谈到母亲的时候，都是非常有感情的，很激动的，而且仿佛永远也说不完说不尽的。

是之说：“母亲的身世，是我稍大时，才从本家长辈的口中陆陆续续听到的。她的对象，我的那个一生从未谋面的父亲，是一个过房儿（即在父亲辈的兄弟姊妹之间，过继转养的第二代——引者），从大房‘过继’过来的。为什么我的祖父、祖母没有亲生儿子呢？长辈们每谈及此，就不免有些吞吐了。但从他们半隐半晦的话语里，我了解到母亲的一生——祖父身体不好，有某种病，使得祖母得不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她没有享受到一个妇女应得到的那份快乐，所以也就不能够生儿育女。这本来也是个可怜人，但因此祖母的性子就乖戾起来。过继的儿子结婚了，她硬是折磨这一对新人，以为报复。据说连我的父母当着她的面互相看一眼、笑一笑都是要受到苛责，以致不被允许的。每天，或父亲、母亲都要陪祖母熬药到深夜。母亲孝顺、老实、年纪小，只知道怕。父亲就忍不住了，于是别家从戎，当了兵。那时是募兵制，当兵的一个月只有几块银元的饷，很苦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然而，父亲受不了那份折磨，竟然去了。那时只有母亲在祖母身旁，一直守到二十大好几。父亲则到处游荡，后来竟在军队里混成个小官，驻扎在唐山。‘要不是我们撺掇，你娘也到不了唐山，也就留不下你这条根。’叔叔婶婶这样地对我说。母亲去唐山那年，算起来该是二十九岁，在三十岁上生了我。十六岁出嫁，三十岁方得一子，母亲那时该是多么快活！然而，这段快活的日子很快地就结束，我那个当小官的爹阵亡了。从生下我到爹的死，整整一百天。那九十九天母亲是怎样的欣悦，到第一百天，噩耗传来，她又是怎样地痛苦，母亲从没有对我说起过。母亲不识字，少言语，自然更不会描绘复杂的心绪。多大的委屈和不幸，她都能默默地承受。她默默地劳作着，只指望着